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尙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

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竝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錄止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尙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卽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承陽昭王數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采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嫪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因一作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

追上尊號爲皇后諡曰獻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
輿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
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尙書江湛太子
左率袁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思
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
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
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
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
章又詔曰弘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
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
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續爲嗣
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郝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
師父燧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
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
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
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郝氏竝
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聘焉生永興公主王姚永世公主
玉婉永康公主玉嬈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
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
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
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
諡吏部尙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
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俁天作合義先遣舟而神

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諡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曰脩陵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尙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卽位追崇爲皇后諡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

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
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
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
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
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
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
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
王佐無以尙也朕膺曆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
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
千戶騫襲爵遷度支尙書天監四年出爲東陽太守尋徙吳郡八
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
散騎常侍時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

十餘頃卽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荅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在郡臥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尙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安子規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於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髮髯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畱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

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於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旣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竝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闈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闈外之事賀及問訊賤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

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準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算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十月庚辰薨殯於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鼓塗旣啟

桂樽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闕悼曾城之不
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繁化行南國爰命史臣
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
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
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
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珎珮
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跼天高照臨玄統莫脩禕章
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照晰逮下靡傷思賢罔
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
甄昌軼啟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闢席玄池早局湘沅已窆展
衣委華朱幘寢迹慕結儲闈哀深藩辟嗚呼哀哉令邇兆良葆引
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蠶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

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啟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
擬靈金而鬱楚泛淒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闈於室皇椒
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聞高義彤管有憚道變
虞風功參唐迹婉如之人休光亦曷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
哉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卽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重遷天監初
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羸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
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
祖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於江州內寢時
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卽位有
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
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
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
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
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
殲滅宜哉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終

金錢書局所
藏古閣本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恆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畱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

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
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
冠金蟬翠綏纓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竝
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
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
覽眾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
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竝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
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
禮絕傍親書翰竝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季綽議其事
季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
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饒歌
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

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竝同季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舍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其亦有以至如元正六脩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饒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

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彊進飲食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不使我恆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